

天津保卫团和义

金家瑞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一、义和团进入天津·····	1
二、初銓哥薩克騎兵·····	4
三、击潰八国侵略軍（廊坊大捷）·····	6
四、保卫天津的部署·····	12
五、鏖战紫竹林·····	16
六、清朝統治者卖国投敌·····	21
七、血染天津城·····	24
八、結語·····	27

一、义和团进入天津

1900年初春的时候，在天津城廂内外的一些街道的牆壁上，出現了不少的傳單。傳單上面写着这样的話語：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鬧中原。

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

兵法易，助学拳，要攆鬼子不費难。”

这是义和团为了动員广大的群众共同反抗帝国主义而張貼的。自从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敗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天比一天厉害。为了挽救被瓜分的危机，中国人民以农民阶级为主体，就自发地展开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武装的正义斗争；他們号召大家学練神拳，自信可以用拳棒和外国侵略者对敌。

天津，这个中国北部最大的沿海城市，当时乃是帝国主义向中国北部进行軍事侵略和經濟掠夺的必由門戶和重要基地。第二次鴉片战争时，英、法兩國侵略軍队會經由这里侵入北京；而帝国主义的大批洋貨（包括鴉片）也多从这里裝卸轉运。这样，不仅是損害了中国的主权，同时也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經濟。

义和团在天津散发傳單，号召群众“挑鐵道、把（电）綫砍，旋再毀坏大輪船”；以便使得“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斯势蕭然。”这虽然是一种幼稚的想法，但是义和团把法、英等国当做主要敌人，則並沒有認錯；而且天津人民对于英、法等侵略国，也全都亲身領受过它們的禍害的。因此，当义和团的有力的口号提出以后，在天津很快地就煽起

了对帝国主义憎恨的火焰。

义和团最初开始在天津城区活动的时候，骨干分子较少，只能够采取隐蔽的活动方式。他们只是在“灭洋”的口号下，利用匿名传单和口头谣传等方法，来鼓动群众。例如在二月下旬的时候，城区各处普遍出现了义和团所张贴的传单，上面写道：“命令耶稣教各教堂知悉：今限你等在七天之内，教堂内所有的人都必须离开！各教堂都由本会中神人居住。假如胆敢不遵，则将要使用法术把你等各教堂房屋纵火焚烧！到那时候，将悔之晚矣。”

当时，所以采用这种隐蔽的活动方式，是因为义和团在这一时期的主要行动，乃是在直隶（河北）省中部地区抗击清朝官兵的“围剿”，因而还不可能就立时进入北京、天津等大城市。

及至义和团在蘆保铁路（今京汉线保定以北地段）粉碎了清朝官兵的“围剿”，并且在冀中地区建立起雄厚的势力以后，情况就逐渐有所改变了。从四月中旬起，天津城廂内外就到处都有青少年人在练习义和拳，还有十余岁的女子练习“红灯照”；企图练成之后能够飞到外洋去烧毁敌人的城市。当时参加练习的人，以河东一带为最多，其次要属小营门一带了。

不过，义和团主力队伍的进入天津，也还是遭受到不少的周折，远不如进入北京那样顺利。原来义和团自从离开山东根据地进入直隶省境以后，曾计划分成两路北上。一路“兑字团”自景州沿着运河北进，目标指向天津；另外一路“坎字团”和“乾字团”则往西北走，想沿着蘆保铁路奔向北京。可是，其中“兑字团”在吴桥县和沧州曾经两度遭受清朝官兵的屠杀，实力损耗，已经没有力量来领导大城市的起

义；同时，就連“坎字团”和“乾字团”，虽然在涿县、涿水一带击潰清朝官兵并且源源开向北京，但是当他們的一部分从丰台沿着京津铁路去往天津的时候，在中途却又遇到直隶提督聶士成的屠杀。聶士成接到他的旧日上司兩广总督李鴻章拍給他的一封电报，卖国老賊在电报中囑咐聶士成，要他对于义和团应该无情地加以“痛剿”。于是，聶士成就在天津率领他的军队开往京津铁路綫上的落垡地方。恰巧遇到有一队义和团自丰台往天津进发，聶士成乃命令官兵开枪射击，但是团民毫不退縮；聶士成竟下令开放大炮轟击，当时轟斃团民达六七百名之多，义和团因而也就被阻不能前进。后来，还是冀中地区文安、霸州以及靜海等县的团民沿大清河东下进入天津，所以在時間上要較比进入北京晚一些。

、天津是直隶总督的駐在地。当时的直隶总督是裕祿，他最初曾下令严禁义和团活动；清朝官兵在天津逮捕了团民六人，另外在楊柳青鎮逮捕姓刘的头目等几名，都囚禁在天津的县獄里面。一天，忽然有一个彪形大汉来到县衙門，他左手提着一籃食物，右手拿着一把大刀，自称是义和团，奉了大师兄的命令，前来慰問被囚禁的各位师弟。县署的众衙役正在互相惊愕，还没有来得及阻攔，他已經大搖大摆地徑直奔向監獄去了。随后不一会的工夫，又有大批团民結队蜂拥进入县署，砸开監獄的大門，把全部囚禁的犯人一百多名釋放得一千二淨。天津的县令眼看着也不敢奈何。

这时候，在义和团的震懾之下，清朝統治階級夙日騎在人民头上擅作威福的情况已經再也看不到了。义和团在大街上行走的时候，如果遇見文武官吏，凡是坐轎子的，必定喝令下轎；騎馬的，也必定喝令下馬；而且要他們規規矩矩地站立在道旁，靜候义和团走过。六月十四日，义和团在城內

总鎮衙門前面焚燒教堂的时候，总兵官想要加以制止，但是剛一走出大門口，就被义和团一拥圍住。团民把他的官帽打落在地上，一把抓住了他的发辮；同时，抽出了雪亮的鋼刀，指划着他的頸項罵道：“这个狗官，早就應該把你杀掉！”总兵官的随从們叩头替他苦苦哀求；团民才把他釋放，并且警告他以后再不可胡乱干涉和袒护洋教。

不仅是这样；就連裕祿所駐在的直隶总督衙門，义和团也派来一百多名团民駐扎，說是便于“护卫”。此外，各城門也都有团民把守，对于出入城門的严加盤查，以防止奸細的混出混入。裕祿在义和团的强大威力下，也只好被迫承認义和团是合法的团体，借以保持他本身地位的安全。其实，裕祿并不是不想屠杀和消灭义和团的；但是，客觀形势却不允許他不向群众屈服。在义和团运动发展的地区內，所有清朝政府的統治者，無論是裕祿甚至慈禧太后，誰都不可能正面地反抗这种形势。

二、初鏖哥薩克騎兵

义和团在天津地区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軍的第一次战斗当中，仅仅使用大刀長矛等落后的原始武器，就曾經打败了夙以凶悍聞名的沙俄哥薩克騎兵。

据英国当时駐华公使寶納乐写給英国政府外交大臣的一份报告，对于这次战斗的过程曾作了較詳細的描述。这份报告現在被收藏在英国档案館，中間有这样的一段記載：

——“有一队欧洲人，共計33人，其中大多数是比利时

人，在六月一日由保定出发逃往天津；（注）沿途与义和团战斗，到天津后有9人失踪。……当这队欧洲人处在极危险境地的消息传来后，在比利时公使的恳求下，俄国公使答应派遣在天津的25名哥萨克兵去营救这批欧洲人。哥萨克兵夜晚停下来休息的时候，竟被义和团包围起来，以至不得不杀开一条出路，终于没有找到那批欧洲人而回天津了。（在突围的时候）一个哥萨克军官落马，被义和团连刺六枪；一个哥萨克兵上前去救他，也被割去了鼻子。”

从帝国主义外交官的亲笔描述中，更足以反映出义和团的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了。

哥萨克骑兵原本是俄国沙皇政府用来镇压他们本国人民和侵略别的国家的得力军队，可是现在却惨败于使用刀矛等原始武器的义和团手中。这件铁一般的事实，帝国主义者耽心将会对它们产生极其不利的作用，将会使一般人愈加相信义和团真是具有神奇的法术的。于是，帝国主义各国驻华公使乃纷纷拍电报给本国政府，请求急速调派侵略军队开到中国来，以镇压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帝国主义者正想利用这个机会来扩大它们对中国的侵略。

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这次对于义和团运动的武装干涉中，表现得最为积极。首先是英、美两国派住在中国的披着宗教外衣的特务分子发出了荒谬的狂吠。一个名叫密克的英国传教士，公开叫喊英国政府应该襲用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登陆大沽的办法，再来干它一次血腥屠杀的罪恶勾当。另外一个曾在中国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也叫嚣说道：“一直到現在，我們在中国的

（注）这些在保定的比利时人，是参加比国政府对华经济侵略的铁路修建工程。

政治势力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現在，一个好机会出現了；上帝不允許我們放过这个好机会，而不想法改善。”随后，美国国务卿海約翰就拍电报給英国政府說道：“如果需要派遣兵力到中国去平定变乱，英、美兩國合力相助，一定較比和其他国家合作要好得多。”两个强盜既然怀着同样的贼心，当然是一拍就合了。

不过，当时英国在南非正陷在殖民战争的泥淖里，不能抽調出大批兵力来中国；因此，英国乃建議拉攏日本共同出兵。根据最近公开发表的日本外务省的一份原注明“极密”字样的外交文件，我們得知英国政府在当时曾答应付給日本政府一百万英金磅，以补助日本出兵的軍費需用。經過英、美两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主謀和策动，另外的一些帝国主义列强也都决定調派軍隊来参加这一次的侵略行动；于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联合武裝乃初步結成。六月二日，帝国主义侵略軍有陆軍8000名开到大沽；五日，侵略軍又有海軍陆战队600名由大沽登陆，开往天津租界。

帝国主义的增調軍隊，使得局势越发緊張；从而，义和团保卫天津的战斗，也就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

三、击潰八国侵略軍（廊坊大捷）

义和团在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軍的战斗中最为出色的一次战役，当推在京津鉄路綫上击潰由英国海軍提督西摩爾所統率的八国联軍的廊坊大捷了。

六月八日的那天，北京方面的义和团举行了初次大示威；无数受压迫的人民发出了憤怒的吼声，“杀洋鬼子”的呐

喊声音犹如沸腾的潮水一般，震撼了这座古老的封建帝都。这时候，北京和天津之间的铁路和电报都还能通达，所以驻北京的各国公使在当天晚间就发电报给天津的领事，要他们赶快调集军队到北京来“保卫”。当时在天津的帝国主义侵略军队，计有英、法、日、美、德、俄、奥、意等八国官兵，共2064名，原来是准备要攻夺天津城垣；现在既接到各公使的电报，于是就抽调出1500名，由英国海军提督西摩尔率领，前去“增援”北京使馆。十日，西摩尔勒令裕祿准备好两列火车，他就亲自率领这批侵略军，并携带大炮数门，分成前后两批从天津出发。

当义和团获知有大队的帝国主义侵略军将要乘坐火车开往北京的时候，就在中途拆除铁轨数处，以阻止火车的行进。因此，西摩尔以及随同他第一批出发的侵略军，在沿途就只好一步步地随着抢修路轨而前行了。这时候，清朝政府的聶士成所部官兵，已经奉命全部调回天津，于是义和团乃得以埋伏在铁路两侧，准备给予帝国主义侵略军以迎头痛击。

十一日晚间，侵略军正在距离落袋车站不远的地方抢修路轨的时候，突然有大队团民，各持长矛大刀，从铁路北侧的远处蜂拥而至。侵略军立刻就开枪射击。这一队团民当中，以十几岁的青少年占大多数；他们自信枪炮不入，所以胆量极壮，当时就同敌兵展开了白刃战。团民中间的一位头目，曾勇敢地把敌兵的大旗夺到手中；他虽然不幸被枪击中而倒在地上，但仍然紧握大旗不肯松手。就在这位头目的不畏牺牲的精神感召下，其余所有的团民也无不英勇百倍地向前肉搏冲杀，前仆后继，一直不肯稍退。正在杀得侵略军眼看就要不支的时候，忽然敌人后队第二批的美国兵来到了；

它們在鉄路的兩旁架起大炮。这时，交战的敌兵將团民誘至大炮的射程以內；美国兵的大炮就一齐开放轟击。可憐中国人民的优秀子弟，在帝国主义侵略軍的新式武器屠杀下，有60多人付出了最可寶貴的生命。

十三日晚間，侵略軍除了留下一小队駐扎在落堡車站以外，其余大队全都进至廊房車站。第二天（十四日）的清晨，又有团民300多人，把廊房車站团团包圍。这些团民奋不顾身地奔向火車，举長矛向敌兵猛刺。侵略軍用机关枪扫射，团民被打死打伤达百余人之多，这才不得已退却；而車站上也有意国兵5名被义和团刺死。这一天晚間又傳來消息：留駐在落堡的侵略軍的一个小队，也已經陷入义和团的包圍之中，堪堪將要被歼灭。西摩尔赶紧派出一列火車，載着大炮回兵往救。侵略軍开放了一陣密集的炮火轟击，又有团民100多人惨遭轟斃，才算解除了落堡之圍。

从天津乘坐火車去往北京，本来只需要几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可是，西摩尔这一次因为遭遇到义和团的頑强阻击，在路途中虽然已經化費了五天的時間，却依然滯留在廊房車站不能再繼續前进。侵略軍事先决沒有料想到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随軍攜帶的給养并不太富余；从十五日起，侵略軍所攜帶的食物已經全都吃光了，就跑到附近的村庄里去搶掠老百姓的猪和米来吃。西摩尔被圍困在廊房車站，粮草既尽，彈藥也就將要用光；仅仅依靠搶劫度日，总归不是个有效办法。于是，西摩尔派出了一列火車开回天津，为的是搬运更多的粮食和彈藥。然而楊村东南的鉄路这时也已經被义和团彻底破坏，因此，这列火車只能到达楊村，就不能再繼續开行了。

十八日，义和团又联合京津鉄路沿綫董福祥所部甘軍約

2000余人，向廊房車站发动攻击。董福祥的甘軍所以能够参加这次战斗，一方面是因为大沽炮台在前一天被帝国主义軍隊攻陷；另一方面則是因为北京方面謠傳各国公使將胁迫慈禧太后“归政”給光緒皇帝。义和团在这次战斗当中，因为得到董軍新式枪械的帮助，更是奋勇異常；从下午二时战到四时，足足地厮杀了兩個鐘头，方才罢战收兵。在这一次战斗中，帝国主义侵略軍被打死約有50余名之多；但是团民和董軍士兵也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伤亡代价。

現在，帝国主义侵略軍想要沿着京津鐵路进入北京的企图已經完全破灭了；因此，西摩尔又計劃改由楊村乘船，取道运河自通州入京。侵略軍决定放棄廊房，重新撤回楊村；同时，另外又差人回天津送信，請求增援一些船只和补給。但是，就連西摩尔撤回楊村的时候，义和团也并没有放松了对它們的攻击。十八日夜晩，那是夏曆的五月二十二日，义和团趁着下弦的迷蒙月色，偷襲了楊村車站的侵略軍駐營地点；敌兵措手不及防备，被义和团打死6名，打伤的达30余名之多。另外，帝国主义在天津租界的軍隊，在这时候也正遭受到义和团的猛烈攻击，自顧尚且不暇，一时很难有余力去援助西摩尔。十九日，西摩尔召集所部八国領兵將官开会商議对策。在会上，各国將官一个个垂头丧气，大家都承認进军北京的道路，不論是走水路或陆路，現在都已經无法通达。而且在侵略軍内部的八个国家的軍隊中間，法国軍隊早已断炊，而其它国家的軍隊則严重地感觉到彈藥不足；因此大家都主張以赶快撤退回天津为上策，不然的話，坐困楊村，进退兩难，即使不被义和团給歼灭，也会变成餓殍。西摩尔也是束手无計，只好同意大家的意見，决定沿着北运河退回天津。

二十日清晨，天色还没有大亮，侵略軍就开始撤退了。它們搶夺来四只大型民船和兩只小舢舨，用以載运伤兵和剩余的彈藥；其余所有的輜重就只好全部遺棄了。在撤退的时候，沿着运河的兩岸由美、法、意三国軍队在前面开路，英、德、俄、日、奧五国軍队則在后面守护伤兵，就这样沿着北运河而下。侵略軍在沿途不断地受到义和团的截击，又遭受了很大的創伤，以致在白天竟不敢行走，只有等候天色黑了的时候，才敢偷偷摸摸的撤退。但是就連这样，义和团仍然神出鬼沒地前来襲击。侵略軍已經被义和团吓破了胆，再也不敢短兵交鋒；因此，只要一发现有义和团，就漫无目标地开放大炮胡乱轟炸。侵略軍就这样沿路轟炸焚毀了四五座村庄，屠杀了很多的无辜平民，方才勉强越过北仓，于二十二日到达天津的郊区西沽地方。

西沽地方有一处軍械局，是清朝政府貯藏枪炮彈藥的重要倉庫。这个軍械局的四周圍有着很厚的牆垣，防御条件极好；但可惜駐守的官兵漫不經心，以致竟被西摩尔乘夜間出其不意地攻占了。侵略軍占領了軍械局以后，在局中挑选了容易攜帶的新式枪械数千枝，都是德国或美国所制造的；又得到大炮及炮彈无数，以为整頓炮队来用；此外，还获得米谷四吨，解决了軍队中的粮秣問題。这样一来，被义和团杀得狼狽潰逃，已經是彈尽粮絕、奄奄待斃的西摩尔所統率的八国侵略軍，竟又获得了意外的补給。

西摩尔尽管擄获了无数的軍械彈藥，但是，他因为惧怕天津城区駐扎有更多的义和团，所以依然不敢向近在咫尺的租界續进。西摩尔考虑到侵略軍中的伤兵，需要用人担架，以四个人担架一个伤兵計算，必須要用 800 人才能敷用；但是，这样要想通过义和团的防綫进入租界，必然势比登天还

难。因此，西摩尔只得暫住軍械局內，一面差人秘密去往租界催促救兵。直到二十五日上午，租界方面因为續有大批侵略軍从大沽开到，才得抽調一千多人去救援西摩尔。当这支援兵到达西沽时，正好西摩尔已經歇兵三日，兩队会合，于二十六日清晨天还没亮就动身了。它們把軍械局里面的精良武器全都掘載帶走；临走的时候，还用炸药把軍械局完全炸毀。

这两队会合在一起的侵略軍，順着鐵路朝租界进发；沿途守护鉄路的清朝官兵，并没有稍加攔阻。可是当他們快要接近租界的时候，却遭遇到由义和团首領曹福田所率領的大队团民的迎头痛击。这时候清朝政府业經对外“宣战”了，裕祿見义和团既然出战，也就派出五营官兵前去助陣。就在曹福田的亲自临陣指揮下，众团民更是奋勇百倍地向前冲杀。侵略軍有許多人被打死打伤，其余的也紛紛拋棄枪炮，寻路逃散。西摩尔等虽然狼狽地逃回到天津租界，但是它們从軍械局中劫夺来的贼脏，却有一大部分被义和团繳获了过来。

总計这一次义和团抗击西摩尔所率八国联軍的战役，共打死帝国主义侵略軍62人，打伤的达320人之多。經過这次战役，就連西摩尔也不得不承認义和团的勇敢；他說：“假如义和团使用的是西式枪炮，那么所統率的联軍必然会全軍复沒。”正是由于这一輝煌的胜利，才阻止了侵略軍更多地进入北京，同时也大大地坚定了天津人民的抗敌决心；从而使得天津和北京没能很快地淪陷于敌人手中。

廊房大捷的这一胜利，在整个的天津保卫战中，是起着巨大的作用的。

四、保卫天津的部署

义和团保卫天津的战斗，是在清朝政府对外“宣战”的前一周正式开始的。当时由于帝国主义军舰在大沽口外示威，以及侵略军在天津租界的武装挑衅；六月十四日，义和团也就开始在天津焚烧教堂。天津的海关道署一向被人民看做是与帝国主义密切勾结的衙门，它过去曾因庇护德国帝国主义侵占西开地方为租界而惹起天津民众的公愤；所以这一次也被义和团率众砸毁，海关道尹则抱头鼠窜而逃。义和团趁势进入军械所，索取了一些枪枝弹药；从此，天津的部分团民乃获得新式枪械，用以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者，从事保卫天津的战斗。

十五日晚間，义和团正在三岔河口焚烧教堂的时候，租界中的数十名洋兵竟跑到那里去开枪射击，洋枪的声音彻夜不绝；义和团也奋起应战，四百多团民合力上前冲杀，人人呐喊，声音有如怒涛的沸腾一般。经过义和团的力战，洋兵不支，才又被赶回租界。天津附近各县的义和团，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纷纷赶来增援，从此乃正式揭开了天津保卫战的序幕。

这时候，帝国主义侵略军队在十七日的上午攻陷了大沽炮台。大沽乃是中国北方的重要门户。当时清朝驻守大沽炮台的官兵，计步、炮兵共约二、三千人，使用的都是新式武器，并且有大口径的新式大炮多门。若以这样的良好装备而论，坚守海口应该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由于清朝军政的腐败，防务毫不讲求——当时港口内有好几艘兵舰和敌人

的艦艇一同停泊，竟而絲毫不做防备，同时岸上的彈藥庫也完全暴露于敌艦的射程以內而不自知，所以就难怪炮台的一战就陷落了。大沽既陷，天津外圍的門戶洞开，帝国主义侵略軍隊得以随意登陸开入，这对于天津的保卫战斗是非常不利的。

十七日晚間，帝国主义侵略軍从大沽分乘火車十余輛开往天津；守护天津車站的官兵稍加攔阻，敌人就发炮轟击，并且还要把清軍的營盤包圍繳械。后来經义和团調撥大队赶往救应，与官兵合力攻打，一直战到深夜；侵略軍不支，且战且退，被义和团打死打伤的人数不少。据当时日本人主办的報張所发布的新聞报道說：“西兵与华人接仗，在鐵路車站处一仗最厉；俄兵2000名內，竟死伤有500名之多。”可以想見当时战斗的激烈了。

十八日，帝国主义又派出偵探队数十人，往河东娘娘庙地方去窺探；經曹福田帶領众团民与直隶省的地方队伍“練軍”合力攻打，洋兵不敢抵抗，乃逃回租界里去。曹福田原系靜海县的义和团首領，天津、靜海、鹽山、庆云等县的义和团都归他管轄。当曹福田初到天津的时候，曾經前往总督衙門面見裕祿；裕祿給他令箭一支，准許調用各兵队。

六月二十一日，清朝政府发布諭旨对外“宣战”。不过，这只不过是慈禧太后用以欺騙人民的一种手段，她絕不是真心想要抗战，因而对于天津这一門戶重地也就沒有积极筹划防御。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帝国主义的侵略軍却絡繹不断地开来：截至六月下旬为止，在大沽登陸的八国侵略軍，共計有軍官520名，士兵14500名，大炮53門，机关枪26挺；此外陸續在中途的还有許多。二十三日午后，八国侵略軍进入天津租界。当时义和团曾列队截击，奋勇冲杀，肉搏直

前，給予侵略軍以沉重的打击。据敌人方面所公布的战报宣称：这一次战役，美国兵陣亡3人，受伤2人；英国兵陣亡2人，受伤1人；德国兵陣亡15人，內有將官1人，受伤27人；俄国兵陣亡10人，受伤37人。当然，敌人的实际伤亡数字，一定比它自己所公布的还要多些。就由于这大队侵略軍的开到，才把西摩尔从西沽的圍困中救出。

面对着帝国主义侵略軍大量开入与清朝統治者袖手坐視的这一情况，义和团再也不能容忍了，他們要依靠广大爱国群众的力量展开保卫天津的斗争。从六月下旬开始，义和团陸續自青县、靜海、滄州、鹽山、庆云等各州县和其他各乡村来到天津的，共計約有兩万多人。至于义和团的領導人物，除去曹福田已經先行到津以外；文安、霸州的王德成，也率領着一部分团民，于二十五日到津。另外，又有張德成率領团民5000人，于六月二十八日乘坐大船沿运河来到天津。張德成原是靜海县独流鎮的义和团首領，所轄团民都用紅巾裹头，以紅布帶束腰纏腿，刀矛林立，气势极盛，称为天下第一团。張德成到达天津以后，立刻就去往总督衙門訪晤裕祿，当名帖送进去后，立刻大开轅門延請，裕祿朝服冠帶，亲自出迎，对于張德成在礼貌上非常恭敬。此外，义和团妇女組織“紅灯照”的首領黃蓮圣母，也在这时候来到天津。黃蓮圣母到津之日，裕祿也曾朝服跪接，迎入总督衙門，并且向她叩头大礼参拜。所有这些，都說明义和团的实力已經完全控制了天津城，致使裕祿才不得不这样做。

义和团首領曹福田和張德成的到达，对于天津社会秩序的安定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他們的威名所鎮懾，一般坏分子莫不銷声斂迹。原来当义和团运动扩大发展以后，天津有一些土豪惡棍竟冒充义和团头目，借端敲詐；也有一些流氓

无产者則仿效团民的裝束打扮，来招搖撞騙；另外，更有一些清朝的官兵，利用局势的緊張，到处搶劫生事，因此使得人心慌恐，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例如有天津土棍王某，在城内三义庙树立义和团旗，設坛聚众，向富戶勒索捐款，共斂銀四千余兩；他听到曹福田所率領的真团到津，乃携款隱遁起来。曹福田知道了这个情况，馬上派人把王某搜查拿到，把他腰斬兩段以示众。二十四日那一天，有武卫軍官兵多人，手持枪械，向东北城角的估衣街、官銀号、大胡同等繁华街市搶夺；經曹福田拿住二十余人，都當場斬首示众，从此官兵再也不敢随意搶夺了。及至張德成到津后，也曾經把一个冒充义和团头目进行撞騙的道士斬首示众；因而在天津市面上到处傳告說：“天津假团太多，張老师特来查拿。”就这样經過曹福田和張德成等大力整肃，天津的街市到处秩序井然，再也看不到混乱紛扰的情况了。

义和团对于防奸的工作也非常重視。天津地与租界毗連，难免不有奸細混雜出入；再加以有許多清朝官吏紛紛携帶家眷南逃，其影响很不好，因而义和团乃相应地采取措施，对于入境和离境的人們都詳加檢查盤問。团中規定：凡一般人民或官吏的眷屬有愿疏散离津的，無論人口行李，都准予放行；但是所有官吏則一概不准擅离职守，以免动摇人心。当时铁路已經不通，从天津外出主要是乘船走运河南下的一途；因此义和团乃在运河兩岸到处設卡，以便稽查。遇有船只經過，值勤的团民檢查确实沒有夾雜奸細或現职官員，就发給一張叫做“团帖”的通行証；以后再遇到崗哨时，只要交驗这个“团帖”，就可以通行无阻了。有一天，卖国老賊李鴻章的兒子李經述，由天津乘船南行，剛剛駛到东浮桥，就被值勤的团民截住。李經述自恃其身分，不讓团